

少年不識愁滋味 回憶當年樂無窮

何良泉



人生到達老年的時候，若有親朋好友舊雨新知相聚，總會噓寒問暖，喝茶談心，或以饗宴招待，把酒言歡，充滿喜樂。言談之中，經常會談起少年往事，不論經歷任何的甜酸苦辣，總是當作生活歷練，感覺有趣。少年不識愁滋味，老年回憶起來，往事只是人生難得的經驗，成為給家人、子孫、親戚、朋友講述故事的資料，有的事蹟足為他人勵志奮發努力向上的參考。

各人的生活背景經歷不盡相同，際遇自然各有所得。就以我來說，自小到老者的經歷，當過農、工、商、學、兵及長期在教育界服務。退休之後，依然運用美好時光，參加不少民間社團活動，在國內外訪問旅遊，充滿快樂。這一生過得多彩多姿，累積了許多美好回憶。

最近老朋友碰面，常談起在僑居地生活的少年往事。今年（西元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我們在台灣的印尼歸僑協會，為配合中國國

民黨歸僑聯誼會舉辦「宜蘭樂活一日遊」，由理事長張忠春發動會員及眷屬參加，當作協會到外縣市旅遊的重要活動，結果得到熱烈回應，將近八十人參加，分乘兩輛遊覽車（當日聯誼會共有五輛遊覽車）。在與我同一遊覽車上的同一排鄰座，言談之中，竟然發現是從未謀面的少年時代在印尼以通信聯誼的「筆友」楊廷瑞，如今我們都是年近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往事，不只高興，更使我們回憶起許多年時代的往事。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印尼華僑社會，各大都市出版的中文報刊雜誌常設有「徵友」欄，登載各人的姓名、愛好興趣及個人通訊處，希望利用通信結交各地同好作為「筆友」。當時只要有小學以上程度懂得寫信的少年、青年僑生，便會從報刊的徵友啟事中，選擇與自己興趣相似的寫信去聯絡，當對方一有回信就可成為通信的「筆友」。我從讀初中少年開始，就學習寫信結交多位筆

友，相互探討讀書心得，介紹各人居住地的人情風光等，得益很多。楊庭瑞就是在少年時與我通訊的筆友之一，半個多世紀都沒有聯絡，誰料到兩人都到了台灣，竟然能由協會的安排得以同遊、同車、同排、坐在一起相認，多麼難得，多麼神奇、多麼幸運。

少年時代在印尼結交的筆友中，使我念念不忘的還有是當時就讀雅加達中山中學的何瑩澤，我們不只勤於通信，他給我許多建議，希望我初中畢業後到中山中學升學讀高中，他還寄來有關組織「自由青年會」的資料，希望我能在居住地的邦加檳港市也能組織成立。當時我正就讀「親共」的檳中初中二年級，我受到鼓舞，真的就動員親近的朋友組成「協友會」，得到當地僑領的關注及青少年朋友的支持，希望我們擴大組織，將擁護「自由中國」的青少年組成「邦加中華自由青年會」，推舉一家商行的青年少東謝發鉅為首任理事長，我則隱居幕後，有人秘告給檳中的女訓導主任，不但被她怒氣召去責罵，還以「不愛新中國」之名記過「留校察看」，心中頗感委屈，也只得逆來順

受。初中畢業後獲聘到中國國民黨直屬邦加支部創辦的國民學校教了兩年書。在此時段，我被選為「邦加自由青年會」理事長，曾得到當時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鄭彥棻委員長來函鼓勵，頗感高興，來台灣讀國立僑中時，委員長在新北投僑園召見僑生，我被安排與他同桌鄰座交談、吃飯，是莫大的榮幸。

許多長輩與朋友都鼓勵我繼續升學，以往往雅加達就讀雅加達中山中學為第一優先選項，正合我意，父親也深表贊同。他因在黨辦的國校服務，也兼辦黨務，得悉台灣將成立國立華僑實驗中學，當時我因想到自己身材不高，將來當教師較為適宜，於是改變主意，申請保送到台灣就讀國立僑中師範科，畢業之後就在台灣實習一年，再得以保送當時的台灣省立師範大學（今日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就讀，因不能回印尼工作，畢業後只好留在台灣的初中教書。當教師、做主任，政府實行九年國民教育，國中校長公開招考，我才有機會參加甄試成為在台灣求學的印尼僑生第一位國中校長。少年時代我沒有從檳港到雅加達中山中學就讀，卻與中山有緣，

竟能在台灣娶到中山畢業女生楊惠英作為終生伴侶，她賢慧、她能幹、她充滿愛心，從台灣台北女師畢業當小學老師，得過嘉義縣特殊優良教師，台北縣永和市孝悌楷模，這是雅加達中山中學紮下的良好基礎，因此在台灣認識了不少中山中學校友，他們的凝聚力很強，我們的印尼歸僑協會每有活動，中山校友大都能熱心參加，尤其協會的副理事長何國鈞，更是每役必從，認真為歸僑服務。

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印尼熱愛中華民國的僑胞，就開始送青少年子女到台灣升學，接受中華文化薰陶。我們現在印尼歸僑協會的正、副理事長及各級幹部與大部分會員，大都在一九五〇年代來台升學的青少年，當時少年不識愁滋味，大都經過千辛萬苦，輾轉才到台灣讀中學，讀大學。在印尼家庭環境良好的，其家長都會經過特殊管道寄來生活費，享盡「榮華富貴」。但是有些僑生是靠政府補助獎助學金過日子。個人需要零用錢，就只好想辦法半工半讀，或參加中國青年救國團舉辦的寒暑假工讀機會來賺取。

就我所知的印尼僑生中，早期出來當工讀生，提早瞭解社會百態，等到學成正式踏進社會工作，與人應對，都比較順利，比較容易受到栽培重用。就以現任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張忠春為例來說，他生性忠厚，多才多藝，在師大讀書時，就和六、七位志同道合的同校及他校不同地區愛好西洋歌曲的僑生同學組織西洋樂隊，晚間跑到當時美軍各俱樂部等團體演出賺零用錢，寒暑假時，以印尼鄉村輕音樂隊名義參加印尼僑生學生聯誼會臨時組成的勞軍團到國軍各基地進行勞軍活動，更長期在中國廣播公司自由中國之聲主持印尼語廣播節目，愛國及服務精神令人敬佩。而我自己在台灣讀書，從中學師範到台灣師大，都享受國家公費，需要零用錢，就只好動筆寫文章投寄僑務委員會發行的「僑生通訊」社賺取稿費，進入師大之後，得當時的社長盛歆先生的厚愛，要我利用課餘做助理編輯兼訊校對工作，每月有六百元薪水，解決零用錢的困擾，真是「自助人助」，到今日我對僑委會依舊非常感恩。